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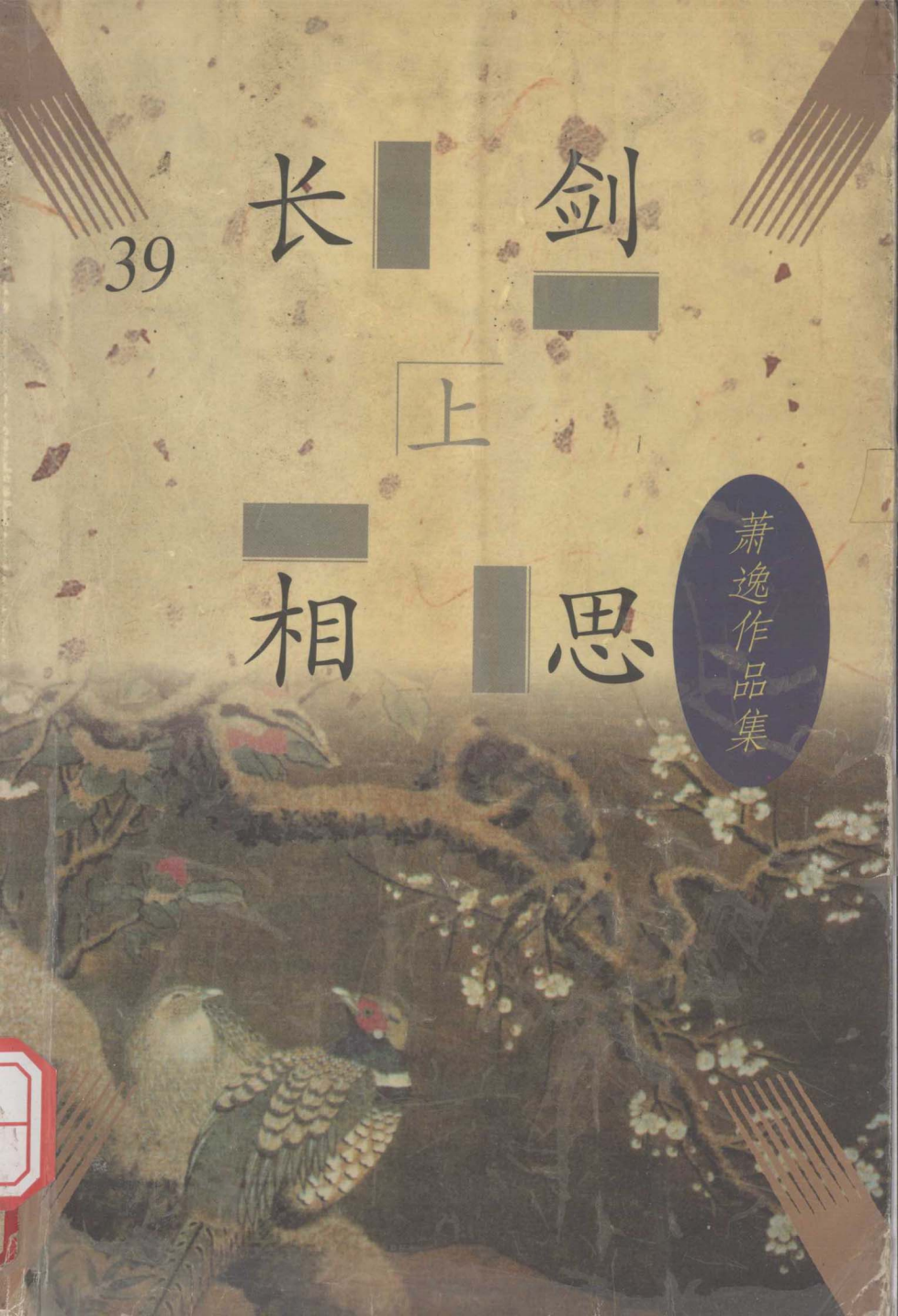
39

长剑

上

相思

萧逸作品集



39

长 剑

上

相 思

萧逸作品集

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沈邱四恶老 肆虐临淮关

火烘烘的太阳垂挂在西半边天上。

天是红的，地也是红的，好像是眼睛所能看见的一切，都沾着了“红”——红得每个人心里都发了“毛”。

地里的庄稼大半都枯死了，剩下还没死的，黄焦焦地搭拉着，放眼看过去，所见都是龟裂的田陌，赤地千里，竟然没有一丁点儿的绿意！

“十足是荒年哪！”谢老九眯缝着两只大眼说，“天灾人祸，这一回八成是活不了啦！”

“哼！”麦七爷似乎不大得劲儿，连话都不愿多说，“活不了你不会刨个坑儿把自己活埋了……你死了还不是臭一块地，倒可惜了这身上的肉，白便宜了野狗！”

“哧！谁教你说的！”

谢老九自嘲地笑着，端起面前的茶碗“兹兹！”地吸了两口，咂着嘴，才发现只剩下茶叶没水了：“他娘的……毛尖儿，毛尖！你小子……上茶呀！”

毛尖儿过来了，十六七岁大的小伙子，赤着膊，光着两只毛腿，人瘦肚子倒挺大，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。

手里提着白铜大水壶，壶是够大的，就是没有水。

“九爷您多包涵……”举了一下空壶，毛尖儿龇牙一笑，下

面的话可就省了。

“喝！”谢老九睁着大眼珠，叫道，“没水了？开茶馆的不卖茶，这倒是他娘的新鲜事儿，你小子得给我说说清楚，要不然……”

“要不然怎么样？”

麦七爷由躺椅上坐起来，接上了碴儿：“六十开外的年岁，小个头儿，瘦得像烧鸡！你还能怎么样？别他娘的不知足了。”麦七爷抖着早已湿透了的丝绸子小褂，露着两排肋骨，“也不拿眼瞧瞧，这么大的四个字，你是没看见？”

旱烟袋杆子连指带敲的这么一比划，谢老九才算是看见了，可不是吗？黄纸黑字清清楚楚的写着四个大字——

“荒年歇市！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姓谢的脸上怪不得劲儿的，“才贴上去的吧，怎么早先没有看见呢？”

“早就贴上去了！”毛尖儿陪着笑脸道，“只是几位老客人来了，不能不照应，七爷你多多包涵，早先五口井出水，这会子只剩下了一口，水还不足。”

大茶壶哗唧唧的摔得直响，水伙计龇着牙陪着笑，道：“掌柜的说了，三位的茶钱一概免收，算是小店的奉送，招待不周！”

“哪里话，你们李掌柜的太客气了，你下去吧！”

麦七爷挥挥手，毛尖儿哈着腰退了下去！

所谓的“三位”，自然还有一位。

麦七爷、谢老九情不自禁的都注意到了偌大的茶座上，可不光是这么两个人，除了麦、谢二位之外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也不能算是外人，他们原是认识的——关先生。

认识他的人，都这么称呼他，姓“关”的只是随着第一批逃荒的人下来的，来了以后别的人走了，他却独个儿留了下来。

年纪轻，人长得体面，能诗擅文，听说还是个举子，大家伙一商量，认为人才难遇，这里正需要这么一个人，可就把他给留了下来。最近姓关的更在麦家祠堂大院里设了馆，名副其实地当起先生教起学来了。

有学问的人到哪里都受敬重，关先生也就无可无不可的在这里留了下来。

挽着白纺绸的汗褂，悬着右手，关先生正在写字，写的是一部《羯磨疏隋绿记》，蝇头小楷隶书体，一笔一划都不含糊，极见功夫！

这是答应附近石头岭出云寺出云和尚的一件善功，一卷手抄《羯磨疏隋绿记》足足写了一个月还没有完工，碰巧这茶馆主人李掌柜的是位笃信佛学的居士，时常往寺里走走，自然而然的就跟这位关先生交成了朋友，所以没事的时候，关先生也喜欢往这里走走，麦七爷迈着他的八字步，走到了关先生座头，低头看了看他的经文，一时赞不绝口：

“嘿！还真有你的！这笔小字真比上皇帝的折子还工整，大热天，可真难为你了！”

“七爷你夸奖了。”关先生依旧在写他的字，“闲着也是闲着，写写字打发时间！”

麦七爷是麦家的帐房管事，麦家是临淮地方的首富。大概是沾着了一房远亲，所以他也姓麦，肚子里多少有些墨水，所谓惺惺相惜，对于关先生也就格外的敬佩。

“唉！这种天……哪！”麦七爷苦着那张黄脸道，“再早下去，大伙谁也挺不住了！”

“敢情——”

接话的是李掌柜的，黄胖黄胖的，摇着大芭蕉扇子由里面出来。

“七爷，不知您听说没有，颍州府那边更厉害，光饿死就有好几千，今天早上来的人说，小孩子都被杀吃了，人吃人啦——这是什么世界？”

麦七爷愣了一下，瞪着两只眼道：“怕就怕这个，到底是来了……”

谢老九也踱了过来，脸上吓得变了色：“这种事我听我爷爷说过，那一年也是咱们这地头上，说是人吃人，女人和小孩都不敢出门，草根树皮都拔光了……不过五六十年的光景，又来了，我看咱们这地方一定是闹旱魃了，得快请道士来念咒捉妖才行！”

“妖不妖的倒不去说了！”李掌柜的愁容满面地说道，“有时候人比妖还要厉害，谁要是把这几个祸害头子给除了就好了！”

“怎么？”麦七爷又是一呆，“掌柜的你是听见了什么风声？”

谢老九也吓傻了，忙道：“什么？你是说沈邱的那四位主子？可有了什么动静？”

“岂止是那四个，多啦——”

李掌柜的一个劲儿叹着气：“刚来的消息，顾家桥的王家叫人给端了，上上下下四十多口子全被杀光了！”

“啊唷……”麦七爷失声大叫道，“你说的是王大人那一家子？那可是我们东家通家之好……谁？是谁能有这个胆子呢？王家有的是能人，有钱又有势，怎么会……”

李掌柜的苦笑道：“详细情形我可是不知道，只知道不是沈邱那帮子人干的，说是老少两个人，南边下来的，可有真功夫！”

关先生正在写字，听到这里情不自禁地悬着腕子定了下来，也听上了。

麦七爷嘴张得老大，半天都闭不拢：“这……是从何说起？天灾……人祸……日子往后可怎么过？王大人是归乡的朝廷命

官，居然都遭了难，还有什么人能免得了？老天……我这就回去给我们东家好好商量商量……”

谢老九直着眼睛道：“麦大爷可是该出面了，火就要烧到眉毛了，再不想办法，大伙可都活不了啦！”

麦七爷可是说走就走，穿好了衣裳，铁青着脸，朝着李掌柜的、关先生拱了一下手，匆匆离开走了。

谢老九挤着一双火红眼，看着麦七爷离开的背影，摇摇头道：“临淮要是一闹，他麦家第一个保不住！首富嘛，不找他们找谁？”

李掌柜的挺了一下他的大肚子：“这话也难说，古人说的好——覆巢之下岂有完卵？天灾已经躲不过了，再加上闹人祸……嘿嘿！日子怎么过？”

谢老九摸着脖子又傻了：“这么说，咱们还是收拾收拾快跑吧！”

“跑？跑到哪里去？”李胖子苦笑着道，“卢州？蒙城？定远？比这里闹得还凶，人家还往这边跑呢！咱们有家有小的，你说往哪里跑？哼——只怕在半路上就叫人给捉住杀了！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吧！”

谢老九冷着脸道：“瞧你这么说，只好等死了？”

“一动不如一静，就乖乖地躲在这里吧！”

李掌柜的冷冷笑了一声，接下去说道：“照我说，麦家倒是不怕呢，倒是我们这些人才最叫人担心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你还不知道？”李掌柜的扇了一下芭蕉扇子，“第一，他麦家有钱有势，官府护着他们，第二，麦大姑娘那一身本事，谁不知道？听说是在九华山学的武，他们家人又多，光护院把式就十来个，差一点的江湖强盗，谁敢去碰这个钉子？”

谢老九点着头道：“就是嘛，所以咱们可全得仰仗麦家的大……”

说话的工夫，只听见外面传来一阵阵凌乱的脚步声，李、谢、关三个人情不自禁地向外望去。

龟裂的田陌上，正有大批的逃荒饥民，扶老携幼地缓缓向这边移动着，隔着一片旱田，瞧见有人攀上了道边的榆树，抢食着所剩下的半枯树叶，有人涌向早已经枯死的麦田里，抢抓着夭死的麦穗！

一个老婆婆狗也似的由麦田里窜出来，吹搓着手里的麦子，把半握黑色的麦粉，抹在道边可能是她孙子的小孩的嘴里，那小孩子看起来是那么的瘦小枯黄，光着屁股，全身没有四两肉，却拖着一个与他身材极不相衬的大肚皮！

到处都是知了的鸣叫声。

天是红的，地是红的！那样的一色朦胧，人的感觉便只剩下麻木与沉沦了！

关先生由麦家上房出来。

麦七爷送到门口，连连抱拳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，要不是先生帮忙，这些帐我三天也搞不清楚！我们老爷另有事情向先生请教，这就请花厅用茶吧！”

关先生微微一笑，抱拳告别了麦七爷，此时早有一个书童上前道：“关相公这边请！”

麦家是临淮关地方的首富，屋宅华丽巨大自不在话下。关先生随着这个书童一路穿厅过屋来到了后院花厅，中途见数十家奴正在跟随一名师傅习武，舞刀弄棍，叮当乱响，一副大敌当前的样子！

麦大爷官印玉阶，早年为官也不过只做到一个员外郎而已，

由于祖上有点儿钱，退休以后仍能享受，儿子麦琪在四川做外官，这样，虽是居家赋闲，却也与官场脱不了关系！

关先生一脚迈进了后花园，麦玉阶已闻讯由花厅内迎了出来。

瘦削的身材，似乎还不到六十岁的年纪，这个年纪就退休，看来似乎是早了一点。

“关先生么？怠慢！怠慢！”

一面吩咐侍茶，一面把关先生迎进了花厅。

双方似乎是第一次见面，互道久仰，一番客套之后，麦玉阶便道：“听说关先生在这里设馆，早就想去拜会，实在是忙！这些日子，地方上又不平静，所以也就很少出门！”

关先生点点头，未置一词。

“今天请先生来，全系老七的推荐，除了请先生帮忙料理一下帐务之外，主要还是想借重一下先生的高才……”

“麦先生有事就请直说吧，在下当量力而为！”

“好！”麦玉阶竖起了两根手指头，“两件事，第一件因知道先生高才，最近地方上不太平，你是知道的，想请教一下防守之道！”

不等对方答话，麦大爷又说出了另一件，“第二件，我有一个练武的女儿，大概关先生你是听说过了！”

关先生微微点头，表示听说过了。

麦玉阶微微一笑：“这个丫头最是让我头疼，她由九华山回来也有两三个月了，女孩子家不喜欢针线女红，一天到晚拿刀动剑的，总不是个办法！”

关先生一笑道：“令媛得自异人传授，一定武技杰出。远近知名，也是难能可贵了！”

麦玉阶叹息一声，摇摇头道：“这就是最让我担心的事，老

弟让你见笑了，咱们到底是诗书传家呀。当然，话说回来，逢着今天这个年头，学点武倒也不是坏事，只是——到底不能把文事给废了呀！”

这才言归正传：“先生的文采我久仰了，如果不嫌弃，我想请先生即日就搬过来，到我这里住下来，以后好好教教我这个顽皮的女儿，这两件事，还要请先生你破格答应才好！”

关先生道：“老先生言重了，在下虽念过几天书，粗通文事，但比之老先生仕优而宦，相去实在太远，还谈不上什么安邦之计。这第一件，老先生以保家卫乡之事见询，我就惭愧帮不上什么忙！”

麦玉阶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也罢了，至于教小女读书的事情，你也就不必再推辞了！”

“这件事在下就更为难了！”关先生道，“在下承贵地士绅推重，以子弟相托，如果应先生之请，来府上为令媛伴读，势将要辞去馆务，数十学子将为此荒废学业，在下便为人话柄矣！”

麦玉阶怔了一下，脸上微现不悦道：“这么说，关先生你是不肯屈就的了？”

关先生站起来一揖道：“老先生海涵，非在下不为，实不能也！”

麦玉阶淡淡地道：“只是我已经与小女说好了，难得她肯回心转意，愿意从你读书，这么一来岂非……”

关先生微微一笑道：“府上贤士甚多，在下仅区区一介寒儒而已，再者萍飘之身，不日或将远去，为此耽误了令媛的功课反倒不好，老先生万请见谅，勿罪才好！”

麦玉阶呆了一阵，遂苦笑道：“人各有志，岂能相强。既然关先生这么说，这两件事就作罢吧！还没请教先生大名是？”

“雪羽。”关先生站起来躬身告辞，遂转身步出。

麦玉阶低低念着“关雪羽”这三个字，未免有些怅惘，凭他的名望和身份，居然也有办不通事情的时候，倒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。

关雪羽告辞了主人，离开花厅，方自穿过了眼前这片花园，忽然人声喧扬，眼看着一枚碗口大小的链子锤，拖着长长的一截锁链，直向他当头飞了过来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！

关先生猝然警觉之时，那只流星锤已距离头上不足三尺，莫说是被这只流星锤砸着活不成，就是被锤上丈许来长的那截链子沾着也不是玩的。

关先生猝惊之下，右腿向外快踏一步，不容他有所施展，却有一人已极其轻快地闪身来到了他的跟前。

身到，人到！人到，手到！

“噗！”一掌已按在了关雪羽的右胯骨上。

随着这人的一声娇叱道：“闪开！”掌势向前一吐，关雪羽的身子“哧！”地给冲出了八尺开外。

似乎是来了个凌空筋斗，鹰飞兔滚也似的，一个滚翻已出去了丈许开外。

不知是这一掌的劲儿巧，还是关雪羽的身法妙，总之他这一翻确是美极了，身上寸肤未伤，甚至于衣服都没有沾着半点泥沙。

眼前站着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！

高挑的个头，细细的腰，眼睛是出奇的亮，又圆又大，直直的瞅着他，脸上似有余悸，更有几分娇嗔。一只手掂着流星锤，另一只手叉在腰上，想骂人却嘴下留情，模样儿透着可爱，看上去大概也就是十八九岁！

不知是谁先叫的好，四下里跟着都起了哄！

练武的人都跑了过来，都道是麦大小姐好本事，关相公命大，七嘴八舌的诉说着，没留意当时的两个人都一声不吭地各自走了！

临淮关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太平的地方了。

四面八方的灾民一拨接一拨地涌过来，大街小巷、客栈、饭店，甚至于道观庙宇，只要是能住人的地方，都挤满了人，甚至于有人露宿街头，衣衫褴褛，疮痍满目，令人为之触目惊心！

事实上临淮关本身也在闹饥旱，一连三年的歉收，俟到今天，早已是精疲力尽，正所谓“泥菩萨过江”——自身难保，再也没力量救济别人了。

有天灾必有人祸，这像是铁的定律，临淮关也不例外！

用一夕数惊来形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，并不过分！数一数也会令人胆战心惊。

“桐油大王”丁大年是第一个身遭不幸的人，一家八口无一幸免，全死在刀口之下，家财荡然无存，加上了一把无情之火，只烧得片瓦无存。

紧接着是“五福林”饭庄子的老板常三春，这一家子的遭遇奇惨，上上下下二十四口人，仆役厨杂，被杀了个精光。这年头也许再也没有比放火更容易的事了，常家也不例外，像丁家一样，也遭一把火，死了的二十四口人，连棺材钱也都省了，来了个“火葬”，干净利落得很！

以上两件事接连发生之后，全城震惊，众相奔告，惶恐终日，余悸未去的当儿，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件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新闻大事。

有两淮第一钱庄的“正通实银号”忽然遭了难，银号被洗劫一空，远近千里内外的大批存款现银，全数本利无归。

银号主人包正通和他的三房妻妾惨被杀害，包正通本人被大卸八块，尸悬于钱庄正门，路人围睹，门庭若市，这个案子牵动官府，已惊动了省方，于是以金刀震九州阮大元为首的皖省名捕头四人，连夜快马来到了临淮！上面的交待，本案务必于半月之内破案，解押元凶正犯归案！

阮大元受命之后，连同着手下精锐三人，快马来到了临淮后，脱下了号衣，摇身一变为寻常百姓，下榻在北郊的“醒春居”客栈！

生平经手的案子何止数百，却没有任何一件比眼前这个案子更感觉棘手，阮大元第一次心生寒意，对破案这档子事不存信心！

今夜，虫声异常噪耳。

三杯老酒下肚，阮大元两只眼都红了——他生就的好酒量，有“千杯不倒”的记录，人家是借酒消愁，他却是借酒提神，越是有困难大事，他越要喝两盅。

长长地叹了口气，阮大元看着身边的拜弟排云翅王子亮冷笑道：“这件事太过于扎手了，弄不好咱们哥儿四个也许就栽在这里！一世英名都泡了汤！”

排云翅王子亮哼了一声道：“大哥也别太泄气了，事在人为，最起码咱们有公文在身，必要的时候，可以借重守备衙门的神机营！我就不信这些强盗有这个胆量，敢正面跟官府作对！”

金刀震九州阮大元看了他这位拜弟一眼，略似有些惊讶的神情道：“你接办过的大小案子也不少了，应该很有些经历了，难道眼前的情形你还看不出来？”

王子亮怔了一下，道：“哦？大哥你是说……”

“哼哼……你还想借重神机营？”阮大元咧了一下嘴，“就凭你我这个身份？不错，是有公文在身，谁听你的？靠他们破案，

你就不用想了！”

王子亮道：“最起码这附近州县三班捕快，还得买我们的帐！几个毛贼还能有多大气候？以我看全不过是几个灾民穷极无聊闯下的祸害！”

阮大元冷冷地道：“你真的这么以为？哼，往后瞧吧！”

话声方落，只见风门“呼啦！”一声被拉开来，由外面轻快利落地闪进了一个人来。黑瘦的身子，四十左右的年纪，两只眼睛炯炯有神，一身黑色绸质长衫，腰间扎实得很，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里面藏着家伙！

在皖北地面上，提起神眼杜明这个人来，大概不知道的人很少！这个人办案子确是精明独到之处，所以阮大元用交情拢住他，把他也拖了下来。

“怎么样？”阮大元满怀希望地打量着他，“可摸出了一点线索没有？”

神眼杜明一声不哼地坐下来，斟满了一杯酒，一仰而尽！空气顿时感觉出十分沉闷。

“情形不妙！”杜明圆睁着两只眼，“沈邱的四个点子听说都来了！”

王子亮冷笑道：“我就知道这四个老小子闲不住——好！咱们就碰碰他！”

阮大元没有理他，只是看着后来的杜明：“侯老三呢？”

一掌红侯迁也是老捕快了，一向在定远当差，阮大元特别把他也给挑上，除了王子亮外，四个人三处当差，合起来就是三个衙门的力量，以他们四个平素的经验，联合侦缉办案，这还是头一回，从中可以看出来这件案子是如何蒙上方重视而势在必破了。

“他已经缀上了，”杜明道，“我脸熟，曾经跟他们照过盘儿，

不大方便!”

阮大元点头道：“很好，知道是他们四个就好，只是这四个老小子扎手得很，就怕咱们人力上不敷分配!”

杜明道：“这一点我也想到了，我看老哥你得出面，和守备衙门的神机营取得联系，非得借重神机营的铤子（火枪）不可!”

阮大元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也只好如此了!”顿了一下，他遂转向王子亮道，“事不宜迟，守备衙门那方面，你比我熟，反正是拿公文照令，能来多少人我们不争，你这就辛苦一趟吧!”

王子亮痛快地答应了一声，站起来就走。

阮大元唤住他道：“可千万小心，神机营来的人一律要穿便衣，火器尤其不能露出来，你一切费心了!”

王子亮点头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我这就走了!”即转身步出。

神眼杜明说道：“除了这四个老小子以外，看来可疑的人物还多的是，很可能所有黑道上的人物，都来这里集中了!”

阮大元摸着下巴，无可奈何地道：“那还用说吗，我来以前就知道，这一次的差事不好当，弄好了，咱们哥四个成名露脸；万一弄砸了，我看只怕连人头都保不住了!”

杜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慎重地道：“老哥说的也是，谁叫我们吃的是这行饭呢！也只好尽力而为了!”

阮大元拧着一双灰白色的眉毛道：“这件事莽撞不得，我们也只能猜想，这些血案是沈邱来的四个祸害干的，到底确不确实，还得弄个清楚，要不然可是自己找麻烦!”

杜明点点头道：“老哥说的是!”

阮大元道：“明天麦家赈粥，去的人少不了，也许有人不怀好意，我们过去瞧瞧!”

杜明说道：“好主意！我们混进去瞧瞧!”

阮大元冷哼一声说：“麦玉阶是这个地方的首富，这些人是

不会放过他的，往后看吧，下一个就该轮到他了，咱们该给他传个口讯，要麦玉阶小心着点！”

杜明摇摇头，一笑道：“姓麦的也不是傻子，他会不想到这一点？再说我来时早已打听清楚了，麦家有的是江湖能人，他的女儿麦小乔，据说是九华山上一位异人的传人，武功高不可测，你只想想看，比他财弱的人都遭了难，独独他没有事，就知道他是有恃无恐了！”

阮大元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往下看吧，就快轮到他们了！”

杜明苦笑道：“但愿不要被你猜中才好，要不然我们几个人可就别想再混下去了。”

阮大元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沈邱的四个老魔头忽然出现，绝不是好事，我们得好好盯牢了！”

话声才住，即见风门“呼！”地拉开来，一个人踉跄着身子走进来。

阮大元看得一惊道：“老三——你怎么了？”

来人细高的个头、长脸、浓眉，身着皂色长衫，只是左肩窝处显然挂了彩，现出一片血渍！

“挂了个小彩，不碍事！”

一面说，来人——一掌红侯迁，半侧着身子随即坐下来，杜明忙为他斟上了一杯酒。

侯迁喝了一口，脸上现出很痛苦的样子。

“好险，差一点就回不来了，这四个老小子可真不是容易对付的！”

神眼杜明说道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侯迁一面脱衣服，揭开伤处，只见左肩窝处斜着有两处伤口，每一个不过只有寸许来长，只是看上去颇深，一时也不知是被什么物件所伤！

杜明一怔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侯迁咬牙往里面吸着气道：“暗青子伤的，是乔老二赏给我的！”

乔老二外号是铁指开山，姓乔叫一龙，在沈邱四老之中，名居第二。其他三人分别是银冠叟吕奇、天麻谢山、要命鲍无常。四个人无不手狠心辣，在皖北地方恶名昭彰，人畏如虎，不要说百姓闻名丧胆，官府也不敢轻易招惹。

一听是铁指开山乔一龙所伤，阮、杜二人都为之一怔，阮大元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，你跟他们照了盘儿（见面）啦？”

侯迁摇摇头道：“那还没有，我蒙着脸，天又黑，谅他们也看不清楚！”

说话间，只见他咬牙忍着切肤之痛，一双手指已插进伤处，向外一弯，叮叮两声，落下了两枚制钱。杜明忙把备好的金创散为他敷上，一面为之包扎。

阮大元已经将一对钱镖拈到了手上，就着灯光一打量，只见那制钱也有四个字，写的是“铁指老乔”四个古篆，钱镖大小与当今通行的制钱相仿佛，只是沿刃的一圈，打磨得异常锋利，白森森的甚是可怖。

阮大元一声不哼地把这一对钱镖上的血渍擦干净，收到了怀里，随即目注向侯迁，等待着他的说明。

侯迁道：“四个老家伙窝在北帝庙，手下人很多，没办法进去，我看见他们骑马出去了，才敢接近。谁知道庙里还留的有人，是我抽身得早，伤了两个小盗，才夺开了身子，就这样还被乔老二赶出来，赏了我两枚青钱。好险，要是他当时取我一双招子（眼睛），八成是躲不开，现在已是一个瞎子了！”

阮大元说道：“他们手下一共有多少人？”

侯迁想了想道：“我看总有二三十口子！”